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三目錄

闕名 二十四

對里尹爲主判

對蕃服六年判

對著服六年判

對哭子哭夫判

對哭子哭夫判

對父在杖堂判

對練祥羣立旅行判

對祥鼓素琴判

對斷屠判

對屠龍判

對射牛判

對驅犢蹊園判

對殺牛判

對爲父殺牛判

對不埋狗判

對射猿判

對死官鷺判

對斷屠月殺鷺判

對養賈兒判

對爲芻蕘判

對殺鳥獸判

對解鵲語判

對神爲異聲判

對解牛鳴判

對覺龜判

對家貧致墨判

對元衣判

對讀衛生經判

對太倉耳缺判

對東氏爲量判

對度判

對斗秤判

對貯彙判

對磴分利不平判

對鋌樹爲杯椀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三

闕名 二十四

對里尹爲主判

乙妹無子寡而死請里尹爲主決曹掾科其違禮訴云其夫無族

喪則有等自辨於重輕禮之所行亦崇於節制乙以天平降戾斯殞其夫則穆伯早亡鄧攸無嗣啜其泣矣何痛如之永懷夫黨無親因求里尹爲主禮則然矣人何非哉且決曹所稱亦何加止蓋以喪也寧戚禮則因情姊憂去官

見稱於陳重弟服去職著美於譙元斯則事之有由

一作猷

言也何爽得失相半斯之謂歟

對著服六年判

兗州人平辯受業於田才才亡辯著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爲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年辯妻遣女上策稱寃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不學牆面先哲之格言以德潤身前賢之令軌孔子要道逐楊震以西來馬融門生隨鄭元而東去田才地鄰鄒魯俗富詩書水接沂川家傳禮樂白圭無玷孤標席上之珍

黃金可輕獨貴林中之寶平辯伏膺道術企足風猷訪顏
子於淹中得田生於稷下葉抽槐市鼓篋哥而踐緇帷花
發杏壇整襟裾而趨絳帳一登閭閻幾積寒暄知十之業
既宏在三之敬尤重專門春誦高臺於是忽傾負杖晨歌
梁木由其遽壞荒階積雪徒觀東郭之蹤逝水驚波無復
西河之氣師資之禮痛貫幽靈伏道之誠悲深卉木茸苔
廬於墓側製麻服於塋前檀木遷移葭灰屢變墳抽細草
撫書帶而增悲牖挂殘絲拂琴絃而永慕刺史塞帷魯國
剖竹雩壇馮熊軾以宣風樹隼旗而展化以爲非禮將作

異端不樹甘棠之陰翻行叢棘之酷昔門人子貢廬於孔氏之墳弟子叔然制彼鄭生之服六年不釋於禮稍乖三載錮身在情何忍但以事符公冶繫犴獄而多年命比緹縈仰鳳闈而長叫廉使郵星整俗驛傳宣威正豸冠以觸邪下烏臺而肅物女旣陳請使又彈非霜簡載馳雪身無路兩頭今旣發覺一面何使逃刑宜降朱轡用直丹筆

對著服六年判

兗州人平辯受業於田才才亡辯著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爲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

年辯妻遣女上策稱冤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田才地居鄒魯家習文儒業擅羸金道光珍席夙漸升堂
之教早傳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
還如北海之前函丈摠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辯雩川童子
闕里諸生常因閉戶之勤豫受專門之業庶祈榮於青紫
希變采於朱藍日就月將罰水疑之恩何極陵夷谷徙頽
山之痛已深舊宅淒清空聞絲竹遺壇寂寞無復琴歌嗟
二物之長收顧百身而莫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衷一對松
楸六遷檀栢曩時儒肆喜遇祥鱸今日凶廬悲逢弔鶴論

情雖會於寧戚據理未允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道俗沉憂六載亦可驚嗟積禁三年固其未得少女以銜冤伏奏雅叶於雞鳴大使以糾慝彈豪正諧於隼擊卽宜錄奏伏聽宸衷

對哭子哭夫判

季氏夫子喪哭不捨晝夜鄉人告違禮

季氏令質幽閑秀容綺艷事夫有道荆釵見美於梁鴻訓子多方布被推賢於孟母爲善必應天乎不仁三從靡依兩喪相次歎枕之淚空灑倚廬之望莫依不捨晨昏深符

禮制一作則

對哭子哭夫判

哭子哭夫事

喪子之親哀情已極喪夫之婦爲怨難勝非無寡鶴之悲
豈息驚猿之痛然喪夫喪子悽感雖同而哭子哭夫禮儀
須別穆伯之卒已有前規姜告言一何無識縣丞行罰
之日於禮已違嫠婦自貽之愆在律難恕顧茲刑憲並合
推科

對父在杖堂判

戊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居母親之喪茹荼飲痛踊既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瘠於外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氏家中空餘畫扇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蔡順有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枝未摧桂樹猶茂執椅桐之杖上芝蘭之堂循禮制而多違顧刑書而有紀請歸司敗任便科推

對練祥羣立旅行判

丁三年之喪練祥羣立旅行

丁爲人子持平喪服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
無虧送死之儀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孺慕鍾劍鉅之
悲酷有荼蓼之苦辛壁日不停練期何及毀不滅性痛感
終身道在慎終義存追遠人來輒語禮稱忘哀羣立多爽
於事宜旅行有乖於物理二途俱發一罪須科

對祥鼓素琴判

戊祥之日鼓素琴鄰人告違禮

執親之喪行孝之道出入不當門隧升降不由阼階直續
在躬溢米充食恨纏風樹痛結寒泉舉號已見於心摧毀

瘠載聞於骨立念親之在土哀親之在外寢唯枕塊居必倚廬隙駟不畱祥期奄及旣除凶制奚鼓素琴示人有終於物無犯食醢猶許奏樂何辜請從雪滌庶符冰釋

對斷屠判

京兆府申奏勅斷屠百姓造罪不止未知合不聖上德合乾坤情深惻隱將廣厚生之道爰崇去殺之文受緩禮於前經懲噬乾於成象三鼙鼓刃有禁班行百姓造罪無令止息京兆以人多結網卽謂臨河以皇上之仁深見寰中之信及論設網之子卽云盡欲求魚得鑄劍之

夫何必皆緣斷馬事煩言上夫復奚疑

對屠龍判

丁以屠龍為業乙告不經

鱗族惟錯實繁有徒人不知非龍實有智風雲遇坎見困
豫且變化逢屯充膳夏后丁以詭俗為事遊刃非物或異
仁賢罔識悔吝何則犬不言殺前哲良規馬重有功後代
明訓况四靈之貴萬化之資匪惟瑞啟漢年固以仙登軒
帝以屠為稱豈不作法於涼以律繩之可謂自貽伊感

對射牛判

萬年縣申王祚告侯明射牛明疑狼入圈中齧
牛將弓射狼誤中牛事

三光赫赫牛星紀於北方八極悠悠牛山建於東國錢塘
水上遠浮金鎖之輝蜀郡江前遙沉石犀之影豈止披蹄
戴角玉鞅華鞦南州聞果下之名西域表花津之異因以
禮標極敬大祀資於潔圭易贊神明引重憑於致遠由是
降茲綸綍著彼科條姜牙絕其鼓刀庖丁息其游刃侯明
鄉閭賤品稼穡庸夫常傳甯戚之經久習高堂之法西河
資產希十千而萬計東州奔駿方一日而千里俄而野心

興暴縱目爲災引駢角之雕弓控青筌之箭羽異天弧之
垂象空法向狼之星殊封禪之舊章便爲射牛之事誤殺
不禁著自彛章罪疑從輕聞諸古實

對驅犢蹊園判

乙驅犢蹊丑園丑怒畱其犢乙訴強劫

人守堅貞克終無替苟失廉節其弊斯生乙棲心邱園託
志閑雅忘負鼎之事從扣角之遊徘徊泉石躑躅林草雅
志情遠防微理乖事須正子夏之冠避朱仲之李豈得牽
壽春之犢踐於陵之園人而失圖一至於此丑也奚據罰

彼何深所損既在於場苗取酬便過於佩犢叔時作喻蹊
田罪輕邱明述事奪牛刑重前文已決後見須依

對殺牛判

景告丁殺牛事丁別款景鑄錢州斷盡處極刑
使出從徒

議獄緩死先典攸慎聽言觀色法貴詳平刑罰暫虧手足
無措眷彼丁矣有異里仁見蒲葉之生春無聞曳耒入桃
林之鉅野爰事鼓刀遂令河渚風秋奄沉星彩蜀山路險
不見金生景匪良交遂來相訴芳蘭入詠遽展契於風雲

叢棘議刑幾窮詞於刀筆搖尾求食斯之謂乎朝歌殺牛
理非謬矣方引循環之辨翻露鑄錢之責緬監厥跡奚其
若斯未盡金潭之由更起淮陽之獄州司振藻處以極刑
使者彈毫將爲徒坐諒哀矜而勿喜何輕重其若斯狀外
不推使司得其折衷案中論死州法酷其深文結以徒刑
吾無間矣

對爲父殺牛判

韓孝隨父行牛驚觝人恐損父遂以刀殺牛牛

主論告孝請價賠填事

天經地義道冠生靈立身揚名德光終始見危授命宣尼
以爲美談臨難捐軀馬遷述其遺烈韓孝忝曰人子先隨
父行逢瑩角之初驚似衝燕壘過奔蹄之暫躍若走秦郊
倉黃貽性之憂倏忽慮庖之患霜鋒一舉若庖丁之刃游
冰鐔聊揮似宰夫之斷割原始雖稱犯罪要終未可論辜
旣符名教之規還申壯勇之節酬價匪虧公理與直有愜
私家庶叶平反之詞以表從輕之典

對不埋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埋訴非掩骼時

惟夫守禦居人是安混雞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行
傳於上蔡是故閭閻密邇音響相聞喧雀成譁表貧吏之
節噬腓起戒陳爲主之誠何畜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死
知殃預兆未衛吳相之衣謹斃遄深爲食驪姬之藥流穢
行路彰聞法司舉過從僇事關京兆且敝帷從棄孔聖之
義有虧捨器候時周公之禮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
禮而行斯亦爲得

對射猿判

戊至景乘舟來峽射猿中之黜其職景不伏

沉沉長江巖巖峻峽波瀾沃日嶺嶂橫雲路出東吳卽是
三聲之地途危西蜀還尋萬里之橋顧惟彼景在茲于役
乘流振楫方從赤馬之遊滿月彎弧遂落元猿之影雖同
養由之妙終致桓公之黜於人則事乖親愛在獸則理切
肝腸彼或可傷此何辭黜

對死官鷺判

乙養官鷺多死或告不以人養鳥

池蘗大開羽族無算乙忝夷隸職養官鷺諒須盡心能識
其性稻梁可遇蔓藻堪遊浮積水而連羣向長風而鼓翅

遂其棲託終冀繁多倦鸚鵡以樊籠樂鷓鴣以鐘鼓以人
養鳥不死胡爲儻或類茲如何免責且片言折獄自古攸
難理宜再詰是非不可輕爲與奪

對斷屠月殺鷺判

甲以蒺藜飼鵓子致死鄰人告斷屠月殺鷺子
丁家輦泥載聞於頭禿黃氏把火旋見於眼傷甲之無良
情則非善以蒺藜而充飼三子俱亡無桃李之垂陰一朝
被告迹符周氏罪挂湯羅循情合科準狀難捨

對養賈兒判

丁養賈兒能馴擾啄人穀不伏賠

丁爲拙好收養賈兒日月淹延羽毛成就逢人不懼遇物無驚有鴨羣之精神得鶯斯之風彩楚鳥旣非別族吳鷗亦是一宗未能甘鼠已聞啄穀鳥未損物人則何辜卽索賠填恐非通允丁稱不伏理亦無乖

對爲哲族判

甲爲哲族以十日號覆鳥巢

順時之令則無覆巢作災之禽固資書版陳之禮典布以人倫苟或在辰克用茲道是以有鴉萃止爰結興於詩人

見彈而求乃寓言於莊叟長沙天性入室貽凶曲阜陳誠
毀巢標喻砮族氏職惟斯掌務乃昭明有均大羅之躅是
忝虞人之効將去妖鳥式徇其義旣切惡聲庶無全卵日
號月號之法書而不倦從子從角之規用則斯備周典非
昧方書是懸均射隼於高墉豈巢鷯於外戶將使驚鳴緒
闕疑同反言之無聲聯翩影搖隨退鷓之不駐事非詭妄
書實欺誣諒稽十日之號難寘三章之典

對殺鳥獸判

今有過而殺傷鳥獸者甲以人成之

大羅以往禮猶因襲豢龍斯廢法亦罕聞自我化及豚魚
仁霑草木放楚王之鵠不咎使平驚梁君之雁豈誅行者
獸育豐草鳥棲平林一魚以瑞於昌期九苞載叶於仁義
瞻言過者豈得傷乎必也百獸異倫六禽殊類稻粱空費
庖厨未供遇而見傷亦何矜其非政捨而勿問庶得令其
惟新甲以人成恐乖中典欽哉惟恤寧失不經

對解鵲語判

乙被告殺夫縣執之訴稱鄰婦不伏其罪郡以
鵲來相告將可為徵者

道存皆應感至必通能分禽獸之言豈專夷貊之隸公治
長之縲紲烏語知非介葛盧之犧牲牛鳴辨數始由人聽
終見物情乙以氣烈剛腸冤深反目素不謹於帷薄終取
敗於嫌疑行茲亂風自抵邦憲徒嫁禍於鄰婦冀逃刑於
我躬屬郡縣察微輕重不濫比夫寔數知來頗類乎方朔
驗茲鴉鵠取効何異於公明古而有徵今也寧惑殺人之
罪按律可求孽乃自作死將誰緩

對神爲異聲判

甲邑里有神爲異聲所不供太陰之弓請科之

訴云掌非武庫

至若日月薄蝕君臣著象夢轉歌於童子聞取幣於嗇夫
伐鼓迴輪有祇膺之事迹陰弓枉矢開救射之規模義雖
責於上公物終列於庭氏藏非武庫救卽羣妖何邑居之
有災見主司之不務殊若在已近欲幸人旣闕五兵之伐
困虧十日之號實忤於典良尸厥官思取義於磔禳請論
刑於徽纆

對解牛鳴判

乙聞牛鳴云是生三犧或告妖妄欲科罪不伏

陰陽不測造化多端故有夷蠻之隸實司鳥獸之語乙波流未息克廣前書精義不窮旁通異類告稱妖妄欲抵刑章卽科介葛之辜實恐治長非罪以今況古不坐爲然

對釁龜判

甲釁龜不辨名物將罪之云且釁而後辨

有龜之德徵神爲用稟靈千歲遊質於芳蓮納錫九江彰名於禮物取其象事知變占事知來然以寓莊周之談時聞曳尾挂豫且之網寧知剝骨緬懷於甲時惟卜人將言釁龜以考其象理宜別諸名物定乎吉凶俾春夏以宜左

右必順有紊於制實惟伊何欲寘戾焉事可訊者何則取
十朋而分晚矣乃先覺以爲尤參五行以觀兆數雖後辨
而未失覆其兩端願言一問

對家貧致墨判

易人家貧致墨以自給科惰農

藏往知來道高三聖內貞外悔名重九江所以大決狐疑
先定人志焉得捨其三易紊彼六官賜帛無聞仰滑稽而
慙妙致墨多中知儻向之不欺覺筮短而龜長遽變常而
易業雖百錢取給有慕君平而四體不勤孰爲夫子智有

所達鑽祀骨而觀貞神則何施抵凝脂而獲戾且以業爲兼善才貴多能端策拂龜罪不加於詹尹收咎解網刑請寬於易人

對元衣判

季冬命元衣督護貞來歲之慶華人作而揚火以非青純而不致墨執法告闕於太常訴云主中笥者之過

道月戒期周乎四海卜年貽慶稽彼十朋華人職在巫咸用方心而考吉材均季主負圖背而知來拂此元衣異夫

青純有殊命寶何能致墨執法以簪筆彈珠且問九江之
錫主司以巾笥藏骨莫辨千年所畱旣虧玉兆之獻須抵
金科之罰徒爲薄訴誰之過歟

對讀衛生經判

甲讀衛生經而知吉凶乙告違勅法司科擅卜

禁刑

圖緯垂文龜著著象聖人操洞微之柄達者究索隱之端
故知盡性窮理惟賢與聖是以魏稱管輅晉有景純卦成
而洞曉吉凶繇發而潛知倚伏此皆竒才出於天骨遠識

薄言未息紛紜猶多宜窮五聽之情方按三章之律

對貯藁判

所司貯藁以三千圍爲積

防脂切

藁合

科何罪

秣馬所資唯草是用徵科百里輸納六閑黃白無差短長
合度貯積之法令條有文數越三千理則多僻從疑作勤

苦覆終闕芘籬施功不同處事彌爽犯旣非謬辜不免科

對磴分利不平判

吳丙王丁共有磴納課分利丙云有贖丁云擲

日知分所得無贖

吳丙王丁均期叶契雞鳴求利不憚孟軻之譏馬磨自資
更殊許靖之操市道難固財交易竭競斯升斛顏寧厚於
指困徇彼錐刀魄無慙於碎璧或陳其有贖許以無厭或
掠以浮雲稱斯擲日日有修短關諸至期利有盈虛定乎
宜分理應各得何假相尤然質劑旣未研詳刑名豈能懸
斷更尋枝派方悉根源

對鋏樹爲杯椀判

得甲鋏榆樹爲杯椀出賣鄉官責其游手惰業

士農工商孟堅陳十志之本水火金木箕子載五行之數
悠悠羣動各有定業明明財利爲謀不同惟甲肖形運乎
天巧旣勤事於賈豎且効功於匠伯加以是揆是度掎漢
社之星榆乃剗乃鏟揮郢人之風斲杯非承露未立雲表
椀殊鍊藥空候淮南徇錐刀之小利損耕桑之大業若斬
伐愆時未符周禮如彫僞不作自陶魯政夫除害興利禁
末勸農罔或奢巧實防器玩器不涉於無用賣有濟於時
須雖慙敦本之俗難加惰業之罪幸殊游手宜寬祝面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四目錄

闕名 二十五

對村人借罐判

對有五熟釜判

對告家有九龍鼎判

對執蒲葵扇判

對並冠兩梁判

對禁楚製判

對權衡判

對引漏水判

對得亡印判

對獲古鏡判

對斫街樹瘿造枕判

對造削判

對削金判

對好鈎判

對皮判

對戒豐判

對私制九章判

對斷錦繡判

對水石類銀判

對磨錢判

對無名錢判

對拾遺錢判

對鑄錢數倍判

對鍾官所鑄判

對母子權判

對織素判

對練不宿井判

對黃潤判

對龍輔判

對開銅坑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四

闕名 二十五

對村人借罐判

村人借鄰家罐未出門打破人索陪云未離本
處準令合比附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稽六爻之文蓋取諸益司百工之事
無或不良惟彼村人幸參比屋旣借罐而攸要非抱甕而
爲勞出門未覲於同人繙井先驚於敝漏雖罔離厥所而
譴自己招異管寧之深仁愧林宗之妙賞且官之議事貴

在量情忝曰村鄰得來得往詳其故誤有重有輕向若狹
肆通闐修街隘路咽綺城之歌舞暗紫陌之烟塵物雖見
盪夫何足咎况屬荆扉寂寞蓬徑蕭疎破由彼已孰當毀
積事匪因人爰煩投杼勒酬半價良謂合宜盪物容據減
條損器何援比例輒云不伏深覺詞游

對有五熟釜判

封君有五熟釜而銘其口鄰人告違曰嘗有所
賜

書功旂常然後克類分命彝器則惟其賢知三賜之有恒

故百代之令典瞻言彼乙齒我封君開國承家方列土之
貴元袞赤舄見諸侯之禮嘉孔生之居衛三命益恭躡鍾
氏之仕曹五熟云錫車服必班乎國命奎銘何恤於人言
出話不然覺善鄰之滕口有孚勿問驗所錫之徵人必也
正名此焉無咎

對告家有九龍鼎判

是賢告耳孫家有九龍鼎歷代寶之恐非人臣
所宜蓄

天子建德是班宗彝諸侯立家爰受分器業盛鼎鼎功昭

篆刻若使世濟不泯長子承主宗之規昨土云亡耳孫何
克復之有况光涵一作滔沒泗氣溢歆汾煥彼龍文昭其象
物何速戾於懷璧盍歸休於國寶是賢所告謂得其宜

對執蒲葵扇判

乙常執蒲葵扇於盛暑人多效之或告妖衆

服玩垂則歲時交進韞狐白以禦冬裂紈素而清暑由是
五明開製道在思賢七華擅竒思歸錫寵委方圓以呈質
順行藏以適時登用有期著號無算乙行均山仰時聞景
慕執殊方竹非承漢帝之私卽好蒲葵式徇謝安之義事

符懷舊跡遂移風類折巾於林宗寧俟題於逸少將以妖
衆孰謂欽賢宜從三宥之書無陷五詞之罰

對並冠兩梁判

丙爲大官令丁爲博士並冠兩梁御史奏違法
丙云視省進膳丁云崇儒不伏仰正斷

車服以庸弁冕有等必章彩而象位具文物以昭德丁丙
各從王事端委清時遵儒師以奉職率饗人以敬理至於
玉膳將進躬視丹墀之側縹囊一作裘方展危坐青衿之前
雖非官聯乃同其服進賢遂戴有類於漢臣委貌未得且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三
謬於殷道以兩梁之製觸鐵柱之威巧詞俱飾文過斯在
請詳典式以議科條

對禁楚製判

乙禁楚製

漢書云叔孫通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

衣裳楚楚須辨於采章雨雪漙漙以虞其燥溼瞻言乙也
所習伊何異子臧之不衷載時人之將誠同陳咸之所衣
爲大國之榮觀製豈變常事仍師古魯之縫掖君子嘉疑
其茂儒楚之復陶當時不以爲罪庶窮閭實之典爰寘不

辜之刑

對權衡判

景造權衡以百黍之重爲一銖以三兩爲一大兩所由科違令訴云調律仰正斷

景職此權衡性諧鍾律八音由茲遂播五聲從此克諧掌類義和主同尹氏錙銖無失於毫末斤兩匪差於黍累顛項火正虞典銅衡苟有罪一作非宜誠合科結况三兩爲一大兩未爽於通規百黍以爲一銖頗合於古制將科違令事乃近於深文訴以非辜理亦宜從告免

對引漏水判

得甲引漏水於衡渠之下乙告違法甲云是金
龍口吐轉注入渠法司以爲虛妄科不應爲不
伏

七曜成文二儀不測聖人造理璿衡有用爲魯侯之金鐻
脗合鬼神窺漢史之銅渾有探造化圭撮不謬玉節斯調
晝夜必盡其規天地莫逃其算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
拂瑄移灰識權衡之有度惟甲名當典刻職在挈壺望朱
雁之在時見金龍之吐水雨露時降波結霜盤之中晷刻
相仍流泄衡渠之下在金徒之昧職徵玉典而可刑不應

爲而匪爲甲無過也不應告而輒告乙有罪焉請從罰杖之科以明抱箭之士

對得亡印判

丙拾得亡印而用科罪不伏

車書混同聖德汪濊朝無刻印路不拾遺謫夫主司遂敢亡失靈龜迴顧疑曳尾於途中神鵲無依遽韜形於私室丙也行用實爲亂常須寘霜科以懲日拙

對獲古鏡判

甲遊嵩山獲古鏡文彩極異陳於縣縣宰因窺

金史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三
怒忽破申訴闕進令科誣罔

君子効官豈輕舉措下民編戶須任指揮甲於維嵩得之
古鏡宛轉盤龍自多符彩翩翩鳩鵲是懷納用先呈銅印
宜照舞鸞旋臨玉掌坐如半月昔年挂竹應寵全形今日
翻菱惟看碎影裂非因墜是則難誣破不緣擊欲尤誰過
但空桑之里尚且移人歷陽之都猶聞化鼈况時經歷代
固不可量物罕保常能無自損難爲照膽理可緘心仍敢
浮詞尚論闕進事同慙豕累匪厚顏何得牽迷公爲嫁禍
令科其妄終非愼罰

對斫街樹瘿造枕判

人有告木竒斫街樹瘿云擬將造枕進金吾劾
之

通衢四會竒樹衆鬱布夏葉以成帷聳雲柯而似蓋日來
月往鳥剝蟲穿或擁腫而不材未施功於匠石或輪囷而
載瘿疑見題於杜預相彼木竒心規草竊揮雪鋒而斯就
抵霜簡而何逃事有可通情或宜恕按以刑典恐多違於
獻芹原其情志夫何妨於進枕枕雖未造誠卽可嘉伊此
木竒造進生於意表欲申芻議賞罰惜於愚衷請更斫根

庶寬抑曲

對造削判

丙居魯造削遷鄭而不良所由科罪訴云非地
氣

聖人豐功明著能事作程無資於苦窳爲度必禁於回邪
俾夫越罽燕函人能爲也宋斤魯削器得良焉丙隸百工
人居肆業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烟將視赤龍
之術所以洗削之妙精奇於土風遷徙之殊理睽於分野
鄭刀豈同於魯削難以厚誣周令將入於漢刑實乖中典

觀乎獨斷未息羣疑請寬書牘之辭謂審懸衡之要

對削金判

甲爲削金居其二或糾之曰欲新而無窮也不
伏斷罪

精銅旣鍊器用爰備或賦斯一鼓或徵乎九金俾人興行
其利則博瞻彼甲也居無異聞四人各業夙承於良冶百
工居肆更列於周官而運思無窮成能有則光如濯雪豈
徒陽劍之竒思逸言泉遂入青編之用雖用之日久若新
發於矧妙符鉛錫之宜不假磨礱之助或人相糾深謂無

稽而我有辭當從不濫

對好鈞判

睦州刺史齊顓好鈞廣召巧工有能爲鈞者賈
金五鎰新安縣主簿錢本造鈞殺其二子釁之
以致於顓從顓索賞顓不與云蓋是常鈞憑何
索賞本乃抱鈞泣呼其子名鈞遂飛著父背刺

史料妖妄罪不伏云有節

疑作前聞

齊顓承榮梓闕作鎮桐廬化洽循良行聞棄戟情惟竒古
方欲好鈞未宣邵伯之風且倣吳王之躡錢本雕鐫擅美

冶鑄標能盡思侔於宋弓窮神等於越劍纖形孕玉疑懸
秦女之樓曲影分鈎不若任公之釣於斯殺子何謝燔妻
既極巧工言邀重賞彼則識非辨物怪遼豕之從來此乃
道涉幽通惜吳鴻之枉逝鍾心之痛纒結著背之應斯彰
雖頻會於前聞終取驚於卽事刺史學殊該博情懼妖訛
莫酬呂相之金先寡陶公之璧初聞或疑孟浪當察理合
推繩何者舐犢恩深將雛調切自可慕茲攜劍聊追五月
之歡豈得同彼釁鈎遽天百年之命既虧天性須寘霜科
請歸叢棘之曹速按鞭桐之罪

對皮判

鮑人恃財信之而枉一方急有司繩其不任人
云舉直錯諸枉者平急者正何患乎不任

周禮是視鮑人爲韋樹之列司成乎致用劍革則武豹斯
別爲鞞乃犬羊不分眷也云時載理其職將以察其所以
觀其所由引之而伸厚薄斯在信之而枉緩急自明或令
雀弁之儀其服奚設烏澗之政取佩寧堪非爲合度之資
招其不任之責將議其失猶或有辭稱使枉者能平當亦
化惡爲善更請閱實然定攸宜

對戒豐判

施道安有戒豐人給之是不祥物遂命棄之因
取以告縣

惡盈好謙天人同道備物致用器象攸明作必有孚服以
爲度有而不珍越人何臧於章甫貴而見薄楚國誰信於
方暉人之無良巧言斯構殊魏瓠之竒質何生濩落之嫌
異班扇之恩情徒假棄捐之阻且言行之表信德之符或
人給之行可知矣竊物爲譽信其謂何愚以見疑施氏有
誚於矇瞽取爲已有告人當坐於詐欺雖謂可珍得而送

全クノノニニ
ラニノノロ
一
縣賞則及爾刑其捨諸廢賞則無勸將來置刑則有懲同
惡名器不假斯之謂與

對私制九章判

乙私制九章重等

車服以庸衣裳在笥豈宜鷩冠好聚不可繁纓以朝司服
爲官制章程而有數司儀辨等顧禮命而無違陳之公朝
則斯皇可賦作之私室將有害而家旣越人常且非君命
妄從重等敢此輕然工歌遄死之詩士寘不應之罰合於
至當誰曰不宜

對斷錦繡判

河南府準勅斷錦繡違式之物遂並斷布帛精麤之異者市胥訴云妨商旅御史劾府擾人

詢於國章經綸有序思我王度軌物無愆苟不率常職司是舉翼翼京邑作式四方固當棄華敦素亦以提綱正物欲使錐刀之末濟人不競精麤之制周經是法蓋以事屬公家使之無爽杜其不軌理亦何乖然市胥以妨商薄言御史以擾人致劾隨時之義抑卽有之經邦大體宜從府見

對水石類銀判

嶺南村洞間百姓水石大小類銀因忿爭打戾
按察使科由縣令罪訴云因市易不伏

閩甌地隔粵嶠天嶮五鄰爲里辨方言之異華三品稱金
徵土物之惟錯禮不變俗市貴從宜貿遷海壖集朝夕於
泉寶交易嶺徼得關石於他山義在隨時更法於易幣各
得其所和均於類銀旣來謀於我人有殊抱布俄必事於
彼衆暫似遺錢打戾爲嫌窒惕興訟軺軒按罪瞻繡服之
增華邑宰移風聽琴堂而未靜寘之於理孰謂非宜

通變之勞使乎伊何曾不是識專命非據亂常有誅人焉
度哉斯害也已請被刑鼎無擾監司

對鍾官所鑄判

庚爲鍾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
錫未足

辨方制位大明治國之典立教富人必先因地之利設泉
府列鍾官將欲布金刀之饒盡銅山之積庚以伎能從職
鎔鑄爲勞獸炭炎鑪非烟上出鳧工動扇驟吹傍飛無名
歸張氏之封因寵入鄧通之室自合預圖歲計先備年支

不見請於文符空有辭於鉛錫撫周書而太息有愧川流披漢史而長懷無聞岳峙仙臺按罪實爲通規主局致詞憑何逃責

對母子權判

順成方請爲母子權渝其好肉所司下科違法調以玉燭天運和於四時用以金幣寶貨叶於三品是以榆花落影荷葉分形有母子之相權見大小之爲利歲用不足將救青灾秋其以登孰爲鎔鑄眷茲方郡年在順成稱彼兇觥則叶飲烝之義在其龜貝未詳豐有之期家蓄

三年自流行於紅粟園資九府實抵冒於丹毫守以規模
猶違正典渝其好肉彌阻大同知無不爲何見妄從申請
罪人斯得誠宜寘以科條

對織素判

樊貴使妻織素先示其式而告之曰必如此妻

織遂善於式乃出妻兄訴州特一作將判合仍笞

貴六十因損一脚履地不得貴不伏訴臺

龜浪披圖地演金夫之卦鵲橋構象天垂織女之星故能
陰陽克諧琴瑟和其道且合莊敬表於齊眉其情或乖

忿怨形於反目樊貴飛鳴聖代飲啄昌期預詳結媛之談
早契伐柯之義皇皇受業初未見於拾青軋軋弄機遽有
聞於裂素蜘蛛網戶朝續斷絲蟋蟀鳴階夜催殘織光明
似雪未慙董永之妻皎潔如霜翻學王陽之婦兄莫能忍
是歸妹之無家女旣不良何立身於有地閨門險詖醜行
已彰州將科繩罪人斯得有虧於禮善是責之難逃不足
與行何藉跛而能履以郭賀爲州牧用刑而尚寬旣不疑
爲臺郎所訴之何益

對練不宿井判

丁爲水練不宿并七日夜所司科罪訴云晝暴
惟彼組練濟斯軍國或易象賁其彋彋或詩人歌其皎皎
理宜夜懸諸井晝暴於陽何得不務吳門之光坐乖魏闕
之禮所司詰罪雅叶彛章丁則薄言何其厚貌請依司敗
以肅爰書

對黃潤判

乙借甲黃潤示幽閨因被鼠齧甲索比筒乙以
當土無請酬價甲不伏

財以工化物以商通旣名竒而可稱於寶異而爲玩或有

韜筒比細光越象簞沉藻侔華色逾龍輔貨且難得稱珍
於外土寵無不利取悅於中閨皎皎當窗已生紅粉之艷
卿卿在室復觀黃潤之奇上客驚燒殊裴楷之未識相鼠
斯齧惡蒼舒之啟智緘鐫不固誠毀積而亡龜詭異難求
豈登山而採蚌依酬元價無徵本物既非吾土所有請絕
詩人薄言

對龍輔判

張魯私家畜龍輔不獻

萬寓宅心四人各業不寶遠物載沐元風南榮之暄猶思

上獻東流之水必願朝宗所貴者忠誠孰非臣子所畜者
珍物仍在私家况龍輔稱竒鳥篆攸載潛匿不送彰聞有
司雖馬駕鼓車天心廣被而人迷日用物議猶多律有明
文刑故無捨

對開銅坑判

蔚州申管內銅坑先禁採昨為檀州警發遣兵
州庫無物可裝束刺史判令開銅坑以市物給

兵幕

一作募

不闕軍機廉察使科違勅

星帶燕郊雲迷代郡地稱卽山之利人擅燒銅之業有勅

頒行無令採鑄頃以胡兵候月或度盧龍之水漢守宣風
載撫飛狐之塞救兵屢發帑藏云空方興計日之師遂有
隨時之義取銅以給在勅誠違應機而行於事有恕馮諶
市義在昔未以爲非汲黯開倉於今不言其失斷從違勅
理或可矜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五目錄

闕名 二十六

對壁判

對穀珪判

對採木判

對橋奴判

對平慮判

對竹判

對盜瓜判

對芋判

對柶子判

對梨橘判

對盜稻橘判

對負甕判

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

對鑿井獲鏡判

對方領爲衣判

對貨次如苴卜得乾坤判

對登城而指專席而坐判

對旌人奏散率木修防判

對常好種荔繼母出服判

對結交四騎獲豹不賞判

對被髮禱斗學盤盂書判

對漆室染瘡緋衣版授判

對萊田徵稅閒人執事判

對損名馬式直講考經判

對父友操杖諸母漱裳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五

闕名 二十六

對壁判

壁肉倍好太常以爲度失將薦不可

大璞不雕國寶爲貴許田私假諱朝宿之邑秦城可易獻
章華之臺况祀地郊天或充禮物來朝入聘以表威儀然
則聖人制禮特崇於饗薦王者之孝莫先於崇稷而三后
在天聖靈浸遠四時成歲祭典聿修有事廟庭載陳珪璧
太常所主大禮攸存凡厥薦陳須明制度惟此璧禮不虧

金史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一
玉書色侔截肪肉倍於好同楚人之鄙識妄有疵瑕當魯禮之明祠而致違闕曠其所職不得無辜

對穀珪判

甲受穀珪之節爲使而易行除慝專以和難爲
務法司劾之不伏

六節崇儀制參龍虎五瑞分命列自公侯備以寵章異其
文質嚴國朝而式序戒原隰而斯皇莫不尚以珪璧爲之
制度氣中浮曜本自生虹山下沉暉由來抵鵲擬秦城而
輶價邁燕石以推珍璞琢言敷采就無僭起以軍旅恤其

凶荒易行除慝之規結好和難之義咸崇馭下克著彝倫
將忝厥司實資謀政甲搢紳高踐符節光臨旣載馳而飲
冰豈四方之辱命蒲璧云始早逾列於子男穀珪致榮遂
專城於方岳克謹天戒肅將明威居不失中思非出位寧
遑啟處務協仇讎得晉侯之平戎有宣公之靜菑奚爲不
可而欲論刑易行本在剡珪此謬請分陶璧

對採木判

終南山下人每至冬中於山北採木縣以斬伐
非時禁斷人云山南險遠終不可行

節彼南山森乎灌木百工爰度庶人斯採厲禁攸施妄掄
材而必制操斧以進何斬伐之乖宜斬陽蓋取乎陰時伐
陰須在乎陽月古訓則爾今令惟宜若斷彼良斨刻乎服
耜考工有典諒亦難違儻華路載馳析薪負荷藍縷是阻
巖險何階隨時之宜蓋取諸此

對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闕
江皋芋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班史埒富於封
君李衡取方於僮僕詳窺夏策珍味猶錯於包貢式遵周

禮物生必載於版圖何厚產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寘於
徽經誠爲得宜

對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草駢植天花亂開裊香雨而增紅
澹祥烟而泛綠徵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
愚僧之目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禎祥終用彰於
紕繆只可樹之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尤眩惑
足以發周客之笑生燕人之慙未全害於政經不可罹於

刑典

對竹判

衛州申奉勅和市竹州送王芻司法科罪不伏
並仰處分

王者立制諸侯附庸海內之化可宏任土之宜克著軍國
既有奠準州縣非無舊式眷茲廊衛築新臺於浼浼帶以
淇澳挺萊竹之猗猗雖禹貢分圻尚乎納桔而唐年作賦
送彼王芻旣失奉於芝泥自投刑於棘署司法科罪正叶
其宜輒爲詞訴殊是疎僻且虧効職之方須速謗官之罪

對盜瓜判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爲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盡爲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無復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錢客家鄰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蔥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美至三搖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夔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徇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冰谷

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於術化洪乃集彼
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帶母似逐仙來後察
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爲幻幻已去而無瓜迷者知迷迷既
祛而有悟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莠口之詞莫辨訛言
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真虛崖實未知州縣
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對芋判

甲以蹲鴟自業丁告其惰農

我疆我理蓋取其宜采葑采菲止存其善甲以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藝彼芋區安厥蓬戶不知堯舜之力聿求天地
之利有斯而享同計然於范子無悶乃可均沃壤於岷山
鄙哉彼丁好許爲直昧長沮之自樂訝夫子之不勤告以
情農未聞其可或恐人慙相鼠務彼蹲鴟匪斧析薪頗躋
綱紀則片言難折審慎攸宜請俟三緘方申一剖

對桺子判

柏禽南鄰有桺樹垂枝於家侍兒取以噉禽禽

送官仰正斷

柏禽操深介直期在公清用理於家可移於國東家之東

昔聞去婦之悲南鄰之柙今見侍兒之執論其嫉惡雖曰
至公究其飾情終爲小行所盜不言多少量情應有重輕
請更詳求方可裁斷

對梨橘判

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宏執信載橘來
鄭州行至徐城水流急兩船相衝俱破梨及橘
並流梨散接得半橘薄盛總不失元禮執信索
陪執信不伏

榮澤名區長洲奧壤土宜雖異川路攸通故使賈客相趨

乘時射利商人遞委從有之無大谷元光言移汴北江陵
朱實欲渡淮南於是鼓帆侵星俱辭故國扣船忘夕並屆
徐城兩鷁爭飛雙帆不背異虛舟而見觸均鬪艦之相逢
遂使橈逐蘭摧疑建平之梯下棹隨桂折若河上之查來
落果於焉星散傍人由其驚沒一游一泳橘包裹而全收
載沉載浮梨漂零而半失然防慮之術未聞責已而深溺
之弊直欲尤人乍尋似合酬填審細便難允許何者梨因
散失船則共傷若爲梨覓陪過自歸於毀櫓如損船索償
理乃齊於指馬旣非情故徒事披陳

對盜稻橘判

會稽楊真種稻二十畝縣人張辨盜將令訪知
收辨科罪訴楊真盜辨木奴復合科罪

汗泉芳稻風傳十里之香江陵木奴地均千戶之封青花
竟吐色亂烟波朱實方成影分霞錦楊真張辨植業營生
楚既失之齊亦未得且覆車改轍前代之通宜牽牛蹊田
往賢之深誠豈有一彼一此俱行盜竊之心以公以私深
失是非之路鍾離牧之推讓曾不畱心淳于恭之助收豈
知勵俗論犯雖知先後語罪諒乃同歸請勘兩家之贓方

定片言之獄

對負甕判

甲甕負被乙盪倒索陪乙不伏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豈其故爲甲且有詞媿林宗之妙賞乙爲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旣謝於挈瓶敝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廣陌修衢往來不接故爲搗突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闌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可矜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陪何足算但官之議事貴在量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乃小

人之事勒陪半價將謂合宜

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

鈎盾二月不供宮人炭請處分

弄田之所鈎盾是司牽絲效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漆燒則如金入侍女之燠爐香焚百合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熟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溼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爲萬邦之日用三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依條請科

對鑿井獲鏡判

鑿井得古鏡不送官司鄰告違法

玉甃浮輝珠星湛耀漢陰舊址方除飾智之心譙國開源
忽遇神仙之兆乙迺劬勞是務穿鑿爲功暫因梧樹之傍
遂覽菱花之照光芒駭目驟衷明心見飛鵲之時來觀迴
鸞之屢舞雖則私獲合送官司愛而欲畱法將焉許自招
其責誰復哀矜鄰人告之雅符公正

對方領爲衣判

甲爲方伯以黃紵方領爲衣丁告不伏

分土建邦地方千里擇賢授職榮加九命將以大煒時憲

欽奉國儀惠康庶績宣揚大化甲爲方伯實佩儀章旣剖
竹以分憂佇坐棠而行政理宜潛潤德教廣扇仁風用申
象闕之儀以副專城之望何得異文翁之簡化昧朱邑之
廉平擅易長裾忽爲方領効韓延之東郡有制黃紈比胡
質之南荆曷無清譽且簪紱之節禮有等威踰矩不祥僭
奢斯咎服之不稱身之爲災自投三尺之書須免六條之
秩

對貲次如苴卜得乾坤判

甲貲次如苴乙強力爲甲持錢舉半以遺侯家

甲告乙盜用錢乙云望依權力人不敢負又景
之宋卜得乾坤丁告違禁不伏

貨貨山積行役如流四人別其工商六位占其來往惟景
與甲食利遇時等朱公之在陶慕梁生之適越豐其家產
列次於苴觀彼國風將之乎宋小人窺利冀獲浮雲之財
君子于行希就隕星之郡既假人而出舉實跂予而望之
乙寡貞廉欲附其末既虧典禮誠不足徵異管仲之處南
陽同孔子之去東魯所持雖則減半將存故未全賒縱見
遺於侯蒙實無迫於殷道徒資權要空遇乾坤據法律而

未通在禮經而無禁甲稱盜用頗涉盜由丁告差違豈爲
差謬文飾其過猶掩耳而盜鐘詰問其源殊疾行而惡迹
乙則有罪景乃無辜彼按三章用肅嚴霜之典此詳五聽
須寬類玉之條狀迹旣造殊途割斷豈宜同罪

對登城而指專席而坐判

甲登城而指乙告其惑衆甲云實無妖言又丁
專席而坐庚遂弔之或以爲失禮庚不伏

禮經爰備喪紀攸設君子行之以立身賢者俯之以合道
理須非禮勿動循不忒之威儀臨而必哀弔有喪以匍匐

甲也未達自貽登城之罪庚也有儀俄驚失禮之謗彼則
戾矣此何誤焉且登而不言旣異仲宣之賦弔而未爽無
違孔父之經撫事勞於三思片言申其一割但指則爲惑
何必有於妖言弔其有喪寧可科其失禮向若登而不指
乙告卽曰誣人坐而不專庚弔便爲失禮况理則無昧事
其可觀自邀惑衆之科未闕弔人之禮寘甲之罪斯爲得
歟論庚之辜頗多失矣

對旄人奏散率木修防判

日本請吏賜宴於朝旄人奏散不以韎爲惠文

冠所持辭云屬鞮韠氏又柴桑備陽侯修防率
土木丁獨不從曰將俟息壤無何堤成徒告其
妖縣以爲瑞科告不伏並仰正斷

朔南聲教萬國賓王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日本歸獻越沙
海而西浮陽侯順流泛滄江而東徙衣冠所列是同於中
外帷蓋其飛有觀於今昔而賜之禮樂飾以隄防歌鐘之
奏已聞土木之功爰事將使陳茲禁榷無差絕國之音乘
彼柴桑有廣通津之備彼而奏發稍失有常此獨不從實
乖於衆遽彰糾禁幾抗成詞初引罪於鞮韠竟登期於息

壞職司之分是則可矜妖妄之疑未應爲允惠文所劾旄人不可寘刑息壤旣成縣斷理宜稱瑞各從案記庶用平反

對常好種荔繼母出服判

戴子恭平居常好種荔時人以爲不道又曾元母出不知服

易曰出處語默非一途語曰慎終追遠民歸厚則所好不
等有其面合禮而作難責因心戴恭戴安之餘曾元曾
參之後二十八宿外當處士之星七十二人中有至孝之

性幽寂水石高山景行多所仰止信而欽風絃歌取樂無
忘種荔霜露增感早切采蘭居然傲時遵是繼母春池湛
澹萋已綠風樹蕭條靜復鳴莖葉相依亦謂盛矣岷岵無
托則可親之將備歉歲無情故匣竚期剪緝別偶雙飛將
高竒致化成異物結而爲裳思得其趣不苟制服曷所見
尤楚客興歌江潭可想周公範法日月斯懸彼俗何知正
刑不濫與其嗤誚豈如勿言道存固合賞人義盡理難論
罪

對結交四騎獲豹不賞判

南郡元栖好黃老通德結交四騎所由以爲非
宜又捕烏鼠獲元豹訴不酬賞

乘輅持斧漢家有直指之使烏獸草木舜典標山澤之官
考行議能以先清舉選徒校獵自符月令抱甕矯俗已見
褒升徒搏異物不聞加賞假漢廷之跡猶或心勞越周家
之雄乃聞手格州科妄罪須正本條使稱違式未詳其事
對被髮禱斗學盤孟書判

甲被髮禱於北斗乙告其詛云侯家恐盜又丁
學盤孟書庾相爲引重後遂舉行其罪或止之

甲云以此報德

律防姦慝書垂勸誡有犯無赦德懋必彰載以玉條藏之
金匱使邪妄知禁忠義有憑至如北斗星象東臺祕蹟非
愚庶之所規祈實詞儒之所探練甲被髮以淫禱丁伏膺
以獵精乙摘詛以明辜庚引重以旌譽詰理則事窮討賊
原心則情在崇儒證漢代之浮訛荐彰其蠹習殷時之典
訓載穆其方且祝詛星歷刑莫重焉銘頌盤孟道亦斯在
息夫妄惑其術昔時已滅其身李尤刻緝其詞後世亦高
其旨曲而不離請標疊於詳刑婉而且微聞舉罪以酬德

乙之所訴請寘金科或人止之恐昧前典

對漆室染瘡緋衣版授判

甲逢故人引入漆室遂患漆瘡訴云料理又景
版授刺史著緋袍村正云不合

甲以芝蘭同味早託葵歌景以蒲柳侵年方忻艾壽烟火
相接昔是往來雷雨或覃卽承恩造鶉居鶩飲共申東戶
之遊鶴髮雞皮載煦西山之景旣無猜於杵臼遂有奉於
絲綸攜手入門引故人於漆室披襟就服僭常例於緋衣
乙如聶政之容相看不識景方龐統之秩卽事何慙頭面

有瘡自均無過耳目不審豈假論辜拊其訴端堪取笑於周客詳其告狀欲何罪於堯封染患自是晦明在法寧加老耄探情未虧於通恕據律不犯於正條便實嚴霜慮傷非罪乙與村正咸釋爲宜

對萊田徵稅閒人執事判

萊田舊不應稅縣令有徵納又客戶閒人請移執事

國家分出輜車董諸田戶斂我唐典藝夫周舊別農郊於沃墾貫流備於版圖何疑於萊田之征而失於閒人之職

豈徘徊中曲候周郎之顧將疑後素招子夏之詞然乃疆
名旣訓嗇業須分上下宜繫井邱有菑而畲均其易歲自
門及野化以同人若未給於棠陰或恐隨於蓬轉惡夫外
臺徵稅尚起異門客戶請移方徇常職且禮有恒斂豈宜
據於故人改執事何必越於鄉寘加於刑便以愛羊廢禮
立案爲限知其爲蛇畫足必也政宏通變人急遷移稅錢
或致於所收州縣難辭於爲擾事未重詰愚或痛諸而執
簡書刑使不若凶年人散省其謂何現在甄詳方可鑒定

對損名馬式直講考經判

損名馬式又直講請考專經

六藝式崇執馭爲重九流分派經明可尚執鞭投策先古
所宗聞道尊儒禮訓攸著凝想攸乙思所出羣瞻言於丁
學優而仕規玉臺之妙式遠求名馬崇金籛之奧義載想
蹲龍故得權竒之形事光於鎔鑄切磋之道譽闡於膠庠
紫燕雲飛影弄珂前之雪青衿日就來呈席上之珍旣而
欲騁長途遂得榮參直講且乙之無故或至損傷丁以有
功理宜褒進免科已從寬宥合賞須卽告知職司旣在專
經可得更邀他伎判放之筆詎曉通途告濫之詞未爲高

見

對父友操杖諸母漱裳判

得甲造父友操杖從之友將爲謀已命子毆之
又乙脫犢鼻褌命諸母漱之庶弟告違禮

凡適於尊必聞操杖欲敬諸母豈可漱裳見父之執雖退讓而明禮逢彼之怒遂嫌疑而未防且掛竿之資誠爲穢服几杖之類克謀長者將害已而令毆此已負人取諸衣而見滌亦彰無禮子承父命或迫嚴顏季論昆非攸乖禦侮一未離於飛鳥兩難漏於吞鯨